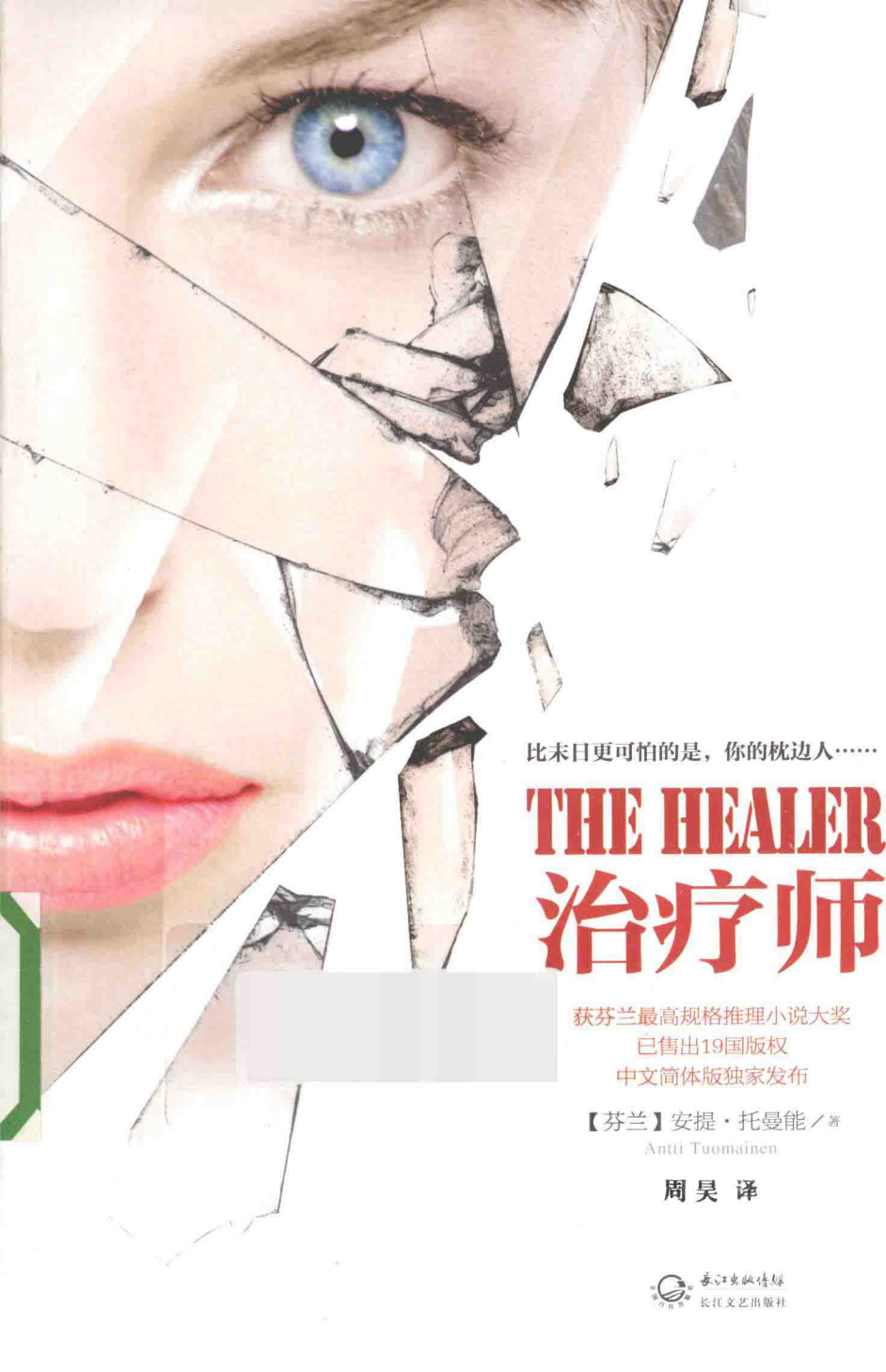




比末日更可怕的是，你的枕边人……

THE HEALER 治疗师

获芬兰最高规格推理小说大奖
已售出19国版权
中文简体版独家发布

【芬兰】安提·托曼能 / 著

Antti Tuomainen

周昊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THE HEALER 治疗师

【芬兰】安提·托曼能 / 著

Antti Tuominen

周昊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疗师 / (芬兰) 安提·托曼能 著 周昊 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54-6965-6

I. 治… II. ①安…②周… III. 长篇小说—芬兰—现代 IV. 1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9356号

Copyright © 2012 Antti Tuomaine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责任编辑: 孙琳 阮珍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第7印象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1页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16千字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237	219	75	I
美好的星期五早晨	圣诞前夕·他的过去	圣诞节前一日·死去的疑犯	圣诞节前两日·消失的爱人

圣诞节前两日·消失的爱人



1



到底哪种情况更可怕？是知晓最坏的事情已然发生，还是生活在对此与日俱增的恐惧当中？是突然的崩坏，还是缓慢的解体？

一个急转弯，把我从游离的思绪中拖了出来。我抬起头，向外看。

黄黑色的火焰从索纳伊能岸边一辆损毁的卡车中涌出，火舌鞭笞着一座人行天桥的柱子。卡车中段与柱子紧紧相拥，仿佛一个祈求真爱的情人。从其身侧飞驰而过的车辆无一减速，更不作停留——它们只是变到外车道上，欲离那辆破车越远越好。

我身在其中的巴士亦然如此。

我打开被雨水浸湿的派克式大衣，从内层的口袋里找到一包纸巾，用冻僵的手指从中抽出一张，擦了擦脸和头发。纸巾很快被水浸透。我把水挤出来，团成一团，放进了口袋。我在

腿和墙之间的方寸之地甩了甩夹克上的水，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手机，试着给乔安娜打个电话。

电话仍旧不通。

索纳伊能到凯拉涅米的地铁隧道因进水而关闭。地铁列车只能带我到卡拉萨塔马，我只好在倾盆大雨中等了二十分钟的巴士。

燃烧的卡车被我们甩在了身后。防弹玻璃做的司机驾驶室后面挂了个电视屏幕，我重又回到刚才一直在看的新闻上来。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问题相当棘手，只能留待他们自己解决了。正慢慢沉入水下的孟加拉爆发了瘟疫，很可能肆虐到亚洲其他地区。印度和中国为争夺喜马拉雅地区的水资源而剑拔弩张。墨西哥的大毒枭用导弹袭击了洛杉矶和圣迭戈作为对美国关闭墨美边境的回应，亚马逊的森林大火仍无法扑灭，即使围绕火场炸出新河道也无济于事。

欧盟地区的武装冲突和持续战争：13 起，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

预估的全球气候难民人数：6.5 亿到 8 亿人。

疫情警告：H3N3 流感、疟疾、肺结核、埃博拉病毒、瘟疫。

新闻以稍令人欣慰的方式结束：新当选的芬兰小姐认为，

到了春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把视线重又集中到这场已经下了数月之久的大雨上。这场雨自九月始，中间几未停过。至少已有五处沿海地区长期受灾：雅卡萨里、卡拉萨塔马、若赫拉提、赫托涅门兰塔，还有玛雅涅梅地区。很多居民已经彻底遗弃了他们的房屋。

即便如此，他们空下来的房屋也没浪费。就算这些房子已经潮湿、发霉、泡在水里，对于那些拥入这个国家的成千上万名难民而言，已算是很好的栖居之地了。到了夜晚，在这些遭受洪灾的地区可以看到做饭和点灯的火苗，星星点点，因为这些地方已经停电了。

我在火车站下了车。若步行穿过凯撒涅米公园会更快一点，但我还是决定走凯渥卡徒，绕开公园——没有足够的警力兼顾街道和公园。还要尽量绕开火车站周围的人群，这些慌乱的人在箱包里塞满了全部家当，试图离开城市，挤上已经拥挤不堪的火车北上。

车站前的塑料雨棚下有很多睡袋，人们一动不动地蜷在里面。我已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准备出发，还是打算在这里长居。让人目眩的探照灯及其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废气，混合着街灯、红蓝绿色的霓虹灯在眼前闪耀，刺眼地混作一团。

被烧了一半的中央邮局就在火车站对面，如今只剩下灰黑

色的骨架。经过那里时，我又试着给乔安娜打电话。

我走进报社大楼，排了 15 分钟的队才通过安检，脱掉大衣、鞋子、皮带，然后再穿上。之后我走向前台。

我叫前台给乔安娜的老板打电话，之前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我见过他几次，估计若从内部系统打过去，他就会接的，会想起来我是谁，并听我告知我此行的目的。

前台小姐是个三十多岁、冷若冰霜的女人。从她短短的头发的僵硬的姿势，我觉得她可能本来是个女兵，现在则保卫着这个国家最后一家报社。她身上还别着枪。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对着空气说话。

“是一个叫塔帕尼·莱缇宁的男人……我检查了他的证件……好的，请稍等。”

她对我点了点头，看起来像是在劈柴。

“你此行的目的是？”

“我联系不上我的太太。”

2



我无意中把跟乔安娜的通话录了下来，现在已将电话内容牢记在心：

“我今天要加班。”她开口道。

“要加到什么时候？”

“大概要通宵。”

“在办公室还是在外面？”

“我已经在外面了。有个摄影师跟我一起呢，别担心。我们要做些采访，尽量不去太偏的地方。”

一阵杂音，汽车的噪声，又是一阵杂音，金属撞击声。

“你还在听吗？”她问。

“我还能去哪儿？我就在桌子旁边。”

停顿。

“我为你而骄傲，”乔安娜说，“你总是坚持不懈。”

“你也如此。”我说。

“也许吧。”她说，突然声音变低，几近耳语。

“我爱你。要安全地回来。”

“好，”她小声说，语速变得很快，连在一起，“最晚明天回去。我也爱你。”

杂音。咔嚓声。轻微的按键声。寂静。

3



执行编辑拉西·乌得拉大概四十多岁的脸上留着蓝灰色的胡碴，眼睛里能看出来一种既无力遮掩、也不愿遮掩的焦虑。

电梯门在五楼打开的时候，他就站在我面前。他穿着黑色的正装衬衫，薄薄的灰色毛衣，暗色的牛仔裤和球鞋。他双手抱在胸前，我走向他时，他才极不情愿地把手放下来。

拉西·乌得拉的所有缺点，乔安娜早就让我耳熟能详了：他嫉妒比他更有能力的记者，喜欢逃避，喜欢抱怨，老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乔安娜和拉西在记者的职责和报纸的导向方面经常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的涟漪甚至会波及到我和乔安娜的家庭生活。

虽然早已熟知对方，我们还是好好地握了握手，并互相自我介绍了一番。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演一出烂戏。一松开我的手，拉西就转过身去，用指纹把门刷开。他愤怒地踢着步子往前走，就好像气两腿跟不上自己的步伐似的。我跟

在他后面，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最后到了一个几平方米的办公室。

拉西坐进一把黑色高背椅子，然后示意我坐房间里的另一把椅子——那椅子就像个白色塑料杯。

“我以为乔安娜今天在家工作呢。”他说。

我摇了摇头。

“其实我来就是想在这儿找到她的。”

现在轮到他摇头了。很不耐烦地摇了一下。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昨天下午六点的全体员工大会上。我们一起过了一遍正在做的活，然后大家就散了。”

“我昨天晚上九点还跟她说了话的。”

“她当时在哪儿？”

“外面的什么地方，”我说，顿了顿，又轻声说，“忘了问她在哪儿。”

“所以你一整天都没跟她联系上吗？”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从他脸上的表情、往后倾斜的姿势和话语间的停顿，我能猜到他真正的想法——他肯定觉得我在浪费他的时间。

“什么？”我故意问道，装作没有注意到、也无法理解他的肢体语言。

“我是说，”他说，“这种事以前是不是也发生过？”

“没有。为什么这样想？”

他皱起了眉头，撇起下唇，两个动作看起来都表达着异常沉重的思绪，而他仿佛也指望有人会为他的动作给予奖励一般。

“不为什么。就是这些日子……什么都有可能。”

“对我们家可不是这样，”我说，“说来话长，不过这种事从来就不发生在我们身上。”

“当然不会，”拉西说，口气却不那么肯定，都懒得抬头看我，“当然不会。”

“她正在写什么报道？”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把玩着钢笔，就好像同时在心里把玩什么事一样。

“在写什么报道？”见他不愿开口，我又问了一遍。

“本来不该告诉你的，但这本来也是篇不该写的文章，”他一边说，一边把手支在桌上，也斜着眼看我，就好像在打量着我的反应。

“我懂。”我说，然后等着。

“是跟**治疗师**有关的文章。”

我的脸可能抽搐了一下。乔安娜曾经告诉过我**治疗师**的事情。

塔皮奥拉一个家庭遇害后，她收到他发来的第一封邮件。这个自称治疗师的人说他对此事件负责，称他是代表全体普通人行刺来报复这个家庭的；而他自己是这个正走向毁灭的世界里最后一个代表真相的声音，是这个病恹恹星球的治疗师。他杀害的是一家工厂的 CEO 及其全家。也是用这个理由，他陆续谋杀了那些在他眼里加速了气候恶化的人。乔安娜报警了，警察介入后做了他们能做的。迄今已有九个公司高管和政治家的家庭遇害。

我叹了口气。拉西耸了耸肩，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

“我告诉过她这事查不下去的，”他说道，但我几乎无法不注意到他声音里那一丝胜利者的声调，“我告诉过她，她能做的警察都已经做了。而且我们骤减的读者群对此不会感兴趣的。这很让人沮丧。他们已经知道全世界马上要一齐堕入地狱了。”

我望向窗外，只能看到笼罩着多罗湾的一片黑暗。我知道那边是有房屋的，但什么也看不见。

静了一会儿，我们几乎都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大楼的噪音。“乔安娜是不是已经把文章写出来了？”我问。

拉西靠紧椅背，把头沉进头枕里，眯缝着眼睛看我，就好像我不是在他书桌的对面，而是在地平线的那一头一样。

“为什么这样问？”他说。

“乔安娜总是和我保持着联系，”我解释道。当我在重复叙述某件事时，未必是为了说服他人，“不是一直都有联系，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至少会每隔几小时就给对方发短信或邮件，就算没什么好说的，随便打几个字就成。随便什么好笑的事，或者是肉麻的甜言蜜语。这是我们的习惯。”

最后一句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拉西听的时候头依然靠着椅子，面无表情。

“现在她已经 24 小时没跟我联系了，”我继续说道，发现自己正对着窗户上自己的倒影说话，“这是我们结婚十年中，失去联系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我又等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那些听起来像肥皂剧的对白，不管别人听起来觉得有多老掉牙。

“我很肯定她出事了。”

“她出事了？”他问，然后又停顿了。我已经开始熟悉他说话时的这种停顿了。他这样停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打击我，让我说的话听起来又傻又无厘头。

“是啊。”我只能这样回答。

拉西有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他一直靠着，沉默着，然后才开口：

“就算你是对的，你想要干吗？”

我想都没想，马上回答说：

“报警没有意义。他们只会把她归档，失踪人口编号 5021。”

“是的，”拉西同意道，“24 小时联系不上也不是太久。”

我举起手臂打断他，像是要从身体和精神上一起拒绝这种说法。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总是保持联系。对于我们来说 24 小时已经非常长了。”

拉西已经不耐烦了。他抬高音调，又带着一丝坚硬冰冷的口气说道：

“我们的记者有时候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采风，找到故事了才回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所以乔安娜出去采风的时候，可以一个星期都不跟你联系？”

拉西看着我，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着，抿着嘴。

“说老实话，她确实没跟我联系。”

“这不是她的风格。”我说。

拉西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语速变快，就好像他想赶快说完，同时保证不说错话一样：

“塔帕尼，我们是做报纸的。我们的广告收入很少，现在